

我家就在苜蓿园

□南京 欧阳科谰

南京人过去有句老话:“出了中山门,就是乡下人。”一道高大厚重的中山门,隔开了繁华的南京市区和冷清的郊区。

一出中山门,右侧就是苜蓿园地区。说起这地名,还有一段历史。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后,西亚动植物纷纷传入我国,汗血宝马亦在其中。喂养宝马需精饲料,于是原产于伊朗高原的优质牧草——苜蓿,便引入我国并广泛种植。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紫金山下成为军马养殖基地。而朝阳门(即现中山门)外就成为苜蓿草种植地,“苜蓿园”地名应运而生。虽然,清朝以后这里不再养马和大面积种植苜蓿草,但这一重要植物却因见证了那段辉煌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而永载史册。

历经几百年风云变幻,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一直是近郊菜农的家园。上世纪60年代是栖霞区紫金山人民公社苜蓿园蔬菜大队所在地,混混沌沌一片片菜地、苗木基地(非珍贵苗木),还有尚未疏浚整理与护城河相通的一汪汪小水潭。居民是名副其实的“乡下人”,住的是小平房,走的是狭窄土路、石子路、田埂路,没有什么巷、路、街。

近30年,这里随着国家和城市的迅猛发展,居民结构和地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旧貌荡然无存,无边风景日日新。现在以“苜”字打头的道路有七条:2000多米长的通衢大道苜蓿园大街;700多米长热热闹闹的苜蓿园东街,300多米长的苜蓿西路,幽静的400多米的苜蓿中路和300多米的苜蓿军路,还有两条没有门牌号码仅长100米的苜蓿巷和苜蓿巷。这地区更有人群熙熙攘攘的地铁二号线重要站点:苜蓿园站。

先来说说这里的通衢大道苜蓿园大街吧。这是沪宁高速公路入城分流主干道。1995年开通,2017年秦淮区政府为适应经济的

杏花春雨

□南京 卢恩俊

最喜欢南京的风景,看景是少不了看花景的。听说杏花开了,刚想去杏花村赏花,却飘下了“杏花雨”。

在北方的老家,都说是“春雨贵如油”。而江南的春天,在我的印象里,仿佛是进入了“多雨的时段”。想起刚来南京那年的春天,天气有些特殊,常言说的“江南杏花雨”,却过早地飘成“江南梅花雨”了,一天接一天地织着细雨,似下非下,似无还有,因此,梅花开落不得看,杏花红了雨缠身。不过,虽然雨缠住看花的脚步,但对江南的春雨,我没有丝毫的厌烦感觉。

目望窗外,看着小街穿梭如织的行人,江南人的特点是爱手持一把花伞,而我是那种爱体验杏花雨沾衣、和煦风拂面的人。只是小孙孙缠身,只好透过高楼的窗口欣赏一朵朵花伞绽放了。和小孙孙读杏花诗,最爱听他牙牙学语唱诗的声音:“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听着孩子喊出“杏花村”,老妻突然发问:“我们去过的杏花村就

高速发展,对这条路进行了既大刀阔斧又精细的拓宽改造。而今,站在北端起点的坡上,放眼向南,极目远眺,开阔规整的大道尽收眼底。车流、行人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同时,相关部门还对纵向大道中几段与横向路段的衔接处做了精细的个性化优化处理。

人行道旁植有较高大的槐树和银杏。中心线(即中分带)则做成绿化带,种植的是建设者们精心挑选的多种彩叶灌木和在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如彩叶草、海桐、红叶石楠、小叶女贞、紫叶李;红梅、高杆月季、紫薇、美人梅等。一年四季,特别是春秋两季,这里热闹非凡。鲜花、彩叶一个个铆足了劲儿,轮番登场,花团锦簇、香远益清。行走在人行道上,举头仰望,天高云淡;环顾四周,心被眼前的美景晕染得暖暖的。苜蓿园大街没有城市中心区大道的喧闹,也不似远郊大道的清冷。它像一个青春飞扬的青年,从容、自信地扛起自己的重任。它既是便捷的通衢,又是美不胜收的景观大道。

让我们把目光收回,聚焦于与苜蓿园大街相连通的苜蓿中路和苜蓿军路吧!此处有生产当年驰名全国的“钟山牌”手表的南京手表厂职工宿舍、有商品房小区、还有干休所。这里幽静、整洁,几乎纤尘不染。不长的路段上,最醒目的是一大片制作精美、主题鲜明的文化墙和次第开放的鲜花。红艳艳的凌霄、蓝莹莹的紫薇、喇叭状的牵牛花、花叶相间的夹竹桃。其间还有一小段高高的绿树环合的林荫路,炎炎夏日路过时,顿感沁心的凉爽。

这里最热闹的莫过于横贯东西的苜蓿园东街。早年里,这段狭窄、肮脏、杂乱的砂石路是附近菜农肩挑手提就地摆开的露水市场。早市一过,地上一摊摊烂菜叶臭气熏人。每到雨天,污水横流,举步维艰,其他生活设施亦极其简陋。而今,这里店铺林立,生活设施一

应俱全。有面貌一新的室内智慧菜场及零散分布的多家菜店;有馄饨店、饼屋、品种繁多的早点铺、卤菜店;有数家眼镜店、钢窗店、美发店;有商品丰富的超市,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手工弹棉花铺。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在这条街上,你看到、嗅到、听到的无一不是最接地气的市井烟火,一派和平、安宁的生活图景。

最让我动情的是位于其与苜蓿军路交叉处的那所声名远扬的百年小学——中山小学。这所始建于1928年的小学是南京市唯一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学校。学校办学理念新颖,教育特色鲜明,先后吸引来自美、英、德、日、韩等19个国家140余名“小老外”就读,有着“小小联合国”的美誉。每天清晨,这里是最热闹、最富生命活力的所在,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进入美丽的校园。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路过学校,恰逢孩子们在做课间操,节奏欢快的乐曲让天上的云都笑了。透过围栏看着孩子们面向操场中心跳动,他们的动作舒展自如,浑身透出活泼、灵动、阳光的气息。我久久伫立,一时竟被深深打动了。这里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它和幽静的苜蓿中路、苜蓿军路、苜蓿巷一墙之隔,一边休闲安逸、一边萌动蓬勃。这里有时间的流转,空间的腾挪,生命的传承。这里的一切都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

苜蓿园地区的大多数街巷都有主题鲜明、图文并茂、琳琅满目的文化墙,计有200多幅。这里的苜蓿园社区、苜蓿东社区,多年来每逢寒暑假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文化、科学、道德教育活动,孩子们生活在这里幸福感满满。

这里就是我居住的首蓿园地区。这里喧闹的市井烟火,是最燃情的生活气息;这里多声部的人间交响,是最动听的音乐旋律;这里浓郁的中华文化,是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出了中山门,亦是幸福的南京人。

馋在故乡的春天里

□苏州 王欣

又逢一年春风劲。儿时,这个时节,我早如顽猴似的蹿上了门口那棵老榆树上,匍匐在枝杈间,大把大把地攒着榆钱,一个劲儿往嘴里塞,那榆钱鲜嫩鲜嫩的,带着微微的甜意,嚼在嘴里滋滋响。在照顾好自己嘴巴的空当,我也会折几段榆钱繁茂的榆枝,丢给树下焦急等待的伙伴。记忆里,我和小伙伴们每次不把舌头都吃成绿色,是不会罢休的。

榆钱,除了生吃,祖母会给我蒸榆钱糕。趁榆钱鲜嫩,赶紧采下一箩筐,洗净了,拌上玉米面,搅匀,上笼蒸,工夫不大,热腾腾、香喷喷的榆钱糕就可以起锅了。榆钱糕,白绿搭配,甜美柔软,口感极佳,如果再蘸着调了芝麻油的蒜汁吃,那种鲜美的味道简直没得说了。

榆钱生长期短暂,没几天,榆钱变黄,随风簌簌飘零,这时,大可不必为此伤怀或惋惜,因为春天是慷慨的,会把另一道美味“端”了上来,那就是香椿芽。小时候,我家菜地里有两棵一人多高的小香椿树。祖母说,香椿能治蛔虫。因此,每年从开春,祖母就细心守护着这两棵香椿树,待到椿芽长到两三寸,祖母会把嫩芽小心翼翼地掐下来,用衣裳前襟兜回来,再从鸡窝里掏两个新生的土鸡蛋,给我做香椿炒鸡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炒鸡蛋本身是我翘首企盼的美味,有香椿掺杂其中,味道更加特别,此刻想起曾经的味道,竟忍不住垂涎欲滴了。

酒趣

□无锡 宋子伟

《晋书·孟嘉传》有一则记载:担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的孟嘉深爱饮酒,畅饮之时,风吹落其帽亦浑然不知。桓温问他:“酒有什么好,使你如此痴迷?”孟嘉笑答:“公未得酒中趣耳!”李白有一首诗也谈到“酒中趣”,诗中吟道:“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无独有偶,唐代韩愈有“此诚得酒趣,此外徒缤纷”的诗句;金人庆铸有“但得酒中趣,岂问头上冠”;元代工匠朱碧山则在自制的酒杯上题刻下这样的诗句:“知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

宋人陈善在《扞蚤新话》中曾就“酒趣”发表感叹说,孟嘉和李白都说酒中有趣,但世上知道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不过,“此趣岂容世间得闻耳”。

究竟什么是“酒趣”?苏东坡也许能给我们回答。

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苏东坡也自述:“酒后乘兴作数字,觉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他的饮酒是“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这表明,中国文人的饮酒,不在饮酒本身,而在饮酒过程中的

香椿炒鸡蛋的余香仍沾在嘴边,而槐花清雅的香味,又浩浩荡荡地弥漫了整个村庄。我家的房前屋后栽了十多棵槐树,这个时节,树叶还没有长成,枝头尽是湿润的槐花,远远望去,如同成群的白鸽飞临枝头,荡漾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槐树有刺,自然不敢轻易爬上树枝,我们就踩在方凳上,踮起脚尖够槐枝,一串一串撷下来,个子较小的叔伯兄弟们端着簸箕在下面等。

槐花同样可以生吃,味道除了一丝甜,还有一缕清香。村东头留着白色长须的二爷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他曾说过,槐花有清热解毒、凉血润肺等功效。那时我们哪懂这些,只是觉得好吃,便整串槐花丢进嘴里,紧抿住嘴唇,把花茎往外一拉,花便留在嘴里了,待到过足了瘾,打嗝时唇齿间都是清淡的幽香。

采了大半簸箕槐花,我就端到祖母跟前,央求她烙槐花饼。祖母把小麦面掺入槐花中,和成面团,再在案板上,擀成一个圆。烙槐花饼有讲究,油不能多,多了,油就遮盖了槐花的香味;火不能急,急了,往往饼还没熟而槐花已经焦了。槐花饼烙成了,还没等祖母分切开来,我早已馋猫似的,东扯一块西撕一块,塞进嘴里了,烫是很烫,但又怎能抵抗美味的诱惑呢?

等春天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场沾满泥土气息的声势浩大的春季美食节暂告一段落,留给乡亲们的,将是舌尖上余香悠长的回味……

一种思想体验、情感体验以及精神超越。饮酒多少乃至饮酒与否实际上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饮酒之外的“酒趣”,亦即精神的飞翔。

饮酒的真意既然在于此,酩酊之醉,也就不能在通常意义上加以理解。古代文人的醉酒,只是一种形骸上的“醉”,其思想和灵性却异常敏锐异常清醒。苏东坡说:“我饮酒后,往往颓然坐睡。人们看到我醉了,但我心中是明白了然的。因此,我的‘醉’,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他的话听来奇奇怪怪,但所包含的意思又真实和深刻。确实,如果离开了文人酒文化,我们是无法真正接近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气韵的。

古代文人饮酒,企盼与文化知音的聚会。高雅、豪侠、真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是他们渴盼期待的“饮人”,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平畴、荷亭、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是与这种聚会深挚默契的理想的“饮地”和“饮候”,饮酒中的清淡、妙令、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棹、围炉则使整个饮酒充满文雅之气、书卷之气。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46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